

澳華新文苑

第1178期 (B)

寓言：和諧社會及其管理

吳言

有一天，獅子讓一隻豹子管理10隻狼，並給他們分發食物。豹子領到肉之後，把肉平均分成了11份，自己要了一份，其他給了10隻狼。這10隻狼都感覺自己分的少，合起伙來跟豹子唱對台戲。雖然一隻狼打不過豹子，但10隻狼豹子卻沒法應付了。豹子灰溜溜的找獅子辭職。

獅子說：今後，看我的。

第二天，獅子把肉分成了11份，大小不一，自己先挑了最大的一份，然後傲然對其他狼說：你們自己討論怎麼分這些肉。為了爭奪到大塊的肉塊，狼群沸騰了，惡狠狠地互相攻擊，全然不顧自己連平均的那點肉都沒拿到。豹子欽佩的問獅子，這是什麼辦法？

獅子微微一笑，聽說過人類的績效工資嗎？

第三天，獅子依然把肉分成11塊，自己卻挑走了2塊，然後傲然對其他狼說：你們自己討論這些肉怎麼分。10隻狼看了看9塊肉，飛快的搶奪起來，一口肉，一口曾經的同伴，直到最後留下一隻弱小的狼倒在地上奄奄一息。豹子欽佩的問獅子，這是什麼辦法？

獅子微微一笑，聽說過末位淘汰法嗎？

第四天，獅子把肉分成2塊，自己卻

挑走了1塊，然後傲然對其他狼說：你們自己討論這些肉怎麼分。群狼爭奪起來，最後一隻最強壯的狼打敗所有狼，大搖大擺的開始享用它的戰利品。狼吃飽以後才允許其它狼再來吃，這些狼都成了它的小弟，恭敬的服從它的管理，按照順序來享用它的殘羹。從此，獅子隻需管理一隻狼，只需分配給它食物，不必為其它的狼再操心了。豹子欽佩的問獅子，這是什麼辦法？

獅子微微一笑，聽說過競爭上崗嗎？

第五天，獅子把肉分成5份，自己拿了3份，然後把1份分成9小份，對狼們說：每個都領一小份，我考察你們，最後決定最優秀的可以額外獲得那份最大的。然後狼群們迅速拿了各自的那塊，各自考慮了一番，有些狼拿出來了自己那的一份來給獅子，有隻狼把全部都上交給了獅子，卻換回來的優秀員工獎勵——那塊大肉。獅子得到了全部80%的肉。豹子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問獅子這是什麼策？

獅子微微一笑，聽說過官場規則嗎？

第六天，獅子把肉全佔了，然後讓狼去吃草。因為之前的競爭，狼群已經無力再戰了，於是只能逆來順受。豹子欽佩的問獅子，這是什麼辦法？

獅子微微一笑，聽說過和諧社會嗎？



《王存德先生捐贈作品展》開幕典禮部分與會者合照

浪淘沙·王存德先生捐贈作品展有感

張青

李白競桃紅，滿座春風，同觀鉅製氣如虹，景仰藝壇存大德，感念無窮。

美玉共琤琮，家國情濃。悠悠八秩畫圖中，細賞幀幀皆手澤，沉醉芳叢。

題王存德先生巨作《堪培拉的節日》

王香谷

一幅丹青三載工，多元文化四方同。

歡騰節日堪培拉，栩栩如生在世中。

關於《堪培拉的節日》的創作

鐘穎

這次展覽以完成王存德先生的生前遺願，捐贈巨幅作品《堪培拉的節日》給澳大利亞政府為中心目的，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將會在2025年多元文化節舉辦隆重的“捐贈儀式”，這將是此作品捐贈前的最後一次展覽。《堪培拉的節日》是一幅用壁畫形式表現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節日盛況，體現多元文化，充滿歡樂場面的巨幅作品。畫面主要以30個盛裝女士表演阿拉伯民族的“肚皮舞”為主體，還有50多個其它民族的舞蹈為背景。以充分反映澳洲這個移民國家多民族不同文化的人民共存共榮，實現社會的穩定，和諧，繁榮，每個人物都確有其人，真名實姓，作品中人物與真人等高，完成後的作品高2.4米，長12.5米，此畫耗時兩年半才完成。通過作品我們能夠感受到王存德老師勤勞和一絲不苟的人生態度，他用畫筆記錄了一個時代的變遷，也書寫下對這個世界的深深眷戀，他心中有大愛，憂國憂民，不追求名利地位，只在寂靜的鬥室中創作，用心靈感受這片自己熱愛的土地。王存德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他有著深厚藝術造詣，他的作品風格獨特，充滿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人文情懷。他以獨特的視角和精湛的技藝，將生活中的點滴瞬間定格成永恆的藝術珍品。他的畫作不僅展現了他對生活的熱愛和感悟，更傳遞了他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和追求。除了繪畫之外，王存德先生在書法領域也有很高的造詣。他擅長各種字體，如楷書、行書、草書等，其書法作品線條流暢，氣勢磅礴，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。今天，我們在這裡舉辦王存德先生捐贈作品展，既是對他的緬懷和紀念，也是對他藝術生涯的一種肯定和傳承。我們希望通過這次展覽，讓更多的人了解王存德先生的藝術成就，感受他的藝術魅力，傳承他的藝術精神。今天展出的作品將會用各種形式(包含有償捐贈和無償捐贈)捐贈給相應單位或個人。



王存德書法作品



王存德畫像(沈嘉蔚作)

“歸來”與“回去”——簡談嚴歌苓《陸犯焉識》及其改編電影

何與懷

(接上期)這是一種荒誕的象徵，是一個深刻的隱喻。人們已經指出了：妻子馮婉瑜，從中年青絲到晚年白髮，月復一月年復一年，在等待二十年未歸的右派丈夫陸焉識，而肉身的丈夫就在身邊，被政治嚴重戕害的記憶卻使妻子對面不相識——與其說妻子在等候丈夫的歸來，不如說是一個飽受苦難的個體在等候國家記憶的歸來。馮婉瑜心目中的“陸焉識”，即木牌上的“陸焉識”，不只是她的丈夫陸焉識，可以理解為一個普通公民的理想追求：人的尊嚴，人的自由，人的安全，人的正當合法權益，等等。馮婉瑜對此耿耿於懷，矢志不忘，她要一直等候下去。在這個意義上，“失憶”的馮婉瑜比任何一個人都目光遠大，她的執著的等候，就是無言的精神訴求，也是一個民族深情的永久的期盼。

這個結尾是電影《歸來》中最深刻的一個隱喻。真應該感謝嚴歌苓的原著《陸犯焉識》中關於妻子婉瑜失憶的描寫，讓張藝謀觸發靈感，想出《歸來》這個結尾。

不過，小說《陸犯焉識》是另外一種結尾：“回去”。最終，“他把他的衣服帶走了，還帶走了我祖母馮婉瑜的骨灰。”陸焉識帶上自己的衣服和妻子的骨灰，回到了大西北，因為“草地大得隨處都是自由”——情形在這裡出現了奇異的反轉：在困窘中，年老的陸焉識終於“徹悟”了“自由”的含義，帶著妻子的骨灰回到了大西北，這個他曾經用了大半輩子想要逃離的曾經的肉身囚禁之地，變成了他最終的精神自由之所。

這是另一種隱喻。

那種獄中生活不夠殘酷不夠可怕嗎？絕不。小說有這樣一個場景：大飢荒年代，獄中犯人掙扎在死亡線上，一個叫梁葫蘆的為保自己的性命，趁著另一個犯人劉胡子的死還未被別人知道，竟然停屍房中，並以死人的名義冒領屍首的三頓飯，他有時一邊吃一邊竟然和屍首聊天。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面還有獄中種種酷刑。梁葫蘆因盜竊嫌疑而慘遭刑罰：“梁葫蘆的腿被劈開，一隻腳繫一根繩，掛在馬的兩側，讓馬把他當爬犁拉……與雪地接觸面最大的是後腦勺和上半個脊梁。”不多一會，梁葫蘆就“腦漿塗地”了，“他的葫蘆頭已經開了瓢，此刻在地上寫著黑紅的天書。”場面的殘酷簡直令人髮指。然而，真正令人觸目驚心的更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畸變異化了的人的內心。在監獄，犯人“觀賞”梁葫蘆被“加工”時是這樣的心理：“犯人們立刻轟的一聲跑去，去看看自己的慘如何轉嫁到了他人身上，看看他人的慘如何稀釋自己的慘。……多麼幸運，皮開肉綻的不是我。”犯人們“一個擠一個，成了一群秩序很好的觀眾”。這情形真令人不寒而栗！但是，令人不寒而栗更在於：這種陰冷和淒涼還瀰漫在監獄之外。陸焉識被釋放回家後，兒女們無不對他厭惡而提防。他日夜思念的女兒有意疏遠他，他的兒子將自己多年來忍受苦難的怒火發泄到他的身上。他陸焉識仍是一個“反革命”嫌犯，他仍無時無刻處在人人戒備的冷酷氛圍中，他仍在遭受懲罰。

小說將要出版之前，嚴歌苓將書名

定為《陸犯焉識》。因為那個年代，在稱呼犯人時常在他的姓和名字之間加一個“犯”字，這種特殊用法，帶上了那個歷史語境的烙印，為小說平添了幾分歷史的滄桑感和神秘感。這個陸焉識他到底是否有罪？他犯的什麼罪呢？他這個死刑就是辯解自己無罪帶來的死刑。

“陸犯焉識”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疑問，具有反諷意味，可以看到對中共政權的強烈批判。不過，嚴歌苓其實最想用的書名是《無期》。但很可惜，出版社的責任編輯覺得它太沉重太黑暗了，不敢用。

無期！那個“遙遙無期”的含義太震撼了。

如果說，電影名字“歸來”充滿寓意，讓人思緒萬千，無限感慨。中國那些“陸焉識”還沒有歸來。他們廢的廢，死的死，瘋的瘋，他們流亡了，失蹤了，至今還跋涉在“馮婉瑜”們望眼欲穿的目光中。那麼，《陸犯焉識》的“回去”，就是深深的無奈與淒涼，讓人絕望：對中國的“陸焉識”而言，獄中獄外又有何分別？！同是強權鎮壓下的禁錮與驚恐，同是被強權擠壓並碾碎了的身心。當他最終重獲人身自由後發現自己變得更加不自由了。作為知識分子，陸焉識本質上仿佛是永遠囚禁於非自由狀態的囚犯。而且遙遙無期！

自由正是小說《陸犯焉識》或《無期》的精髓。嚴歌苓帶給我們的思考應是：何謂自由？自由在哪裡？又經過了幾十年在今天中共黨魁習近平的精致極權高壓統治下，一個正直的人，能否自由？

(2024年7月28日完稿於悉尼，為筆者長文《嚴歌苓：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》中的第四節，標題新設。全文經嚴歌苓女士過目首肯。)



《陸犯焉識》改編電影《歸來》海報



王存德巨幅畫作《堪培拉的節日》。